

• 王雲五主編 •



北征錄

金幼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金幼孜撰

北
征
錄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雖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六

北征錄

金幼孜撰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
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
埃塵不興鐃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
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
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上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
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綵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
雪如銀臺玉關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 上

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
最佳雖有畫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
寒且行且徧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 上笑呼幼孜三
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
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早發懷來
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
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
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
孜三人曰此卽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
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埃下有故
永安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卽

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坵裂可畏車行馬駭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餞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駐蹕宣府二十二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

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踏間度澗積雪未消從冰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霜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

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開門爲車所塞從
土堤而下地滑馬多自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旣而 上召獨
光大徃 上曰足寒時不要卽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
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二十六日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
曰汝覲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平也此卽陰山脊故寒過此又
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塹爲池守此誰能輕
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
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
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
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

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
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
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
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
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鸞鴻鴈之類蒲其中遠望如人立者
坐者行者聲歎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即飛起人去
旋下翩躚迴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上
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
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
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
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垣空闊又

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鹹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比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

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午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栗然。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乃多豐草，閒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遇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來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

行十餘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
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抵宛如人所爲者自
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里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
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
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
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
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
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
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
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湲而流行數十里遇

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按馬行五六里徃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徃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作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計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

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
環圖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窩二十日次壓虜川
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
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
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
駐蹕壓虜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
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服根白
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
作蘆膾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勑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
發金剛阜午次小井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
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澤也地志云鴛鴦澤在宣府此

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
井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
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
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
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
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
書之午次大井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元中跳兔與幼孜
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
或曰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
謂躍躍毚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
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井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午次清

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人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二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召曰豳風云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萋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上美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上手帳殿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爲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